

毛澤东同志論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都是紙老虎

毛澤 論 打 倒
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
都是紙老虎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張 1，字數 15,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0 定價（三）0.03元
統一書號 1001·397

統一書号: 1001 · 397

定 价: 0.08 元

69744

065
2035

毛澤东同志論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都是紙老虎

人民日报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怎样認識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問題，在中国，在世界范
围內，都还是一个大問題，有許多人总是不得解决。帝国主义
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有如夕阳西下，社会主义和为社会主义所
支持的民族革命运动，却正如旭日东升。这是我們时代的特点。
帝国主义橫行霸道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他們已經快
完蛋了。应当是反动派畏惧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畏惧
反动派。現在有許多人还看不到这些，他們还有迷信，还有幻
想，还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怀着敬畏的心理。他們
在这个問題上还是被动的。一切先进的人們，一切馬克思主

CAB30/11

义者和革命家，应当在他們中間进行說服工作，使广大人民具备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具备革命的远見性和坚定性，这是加速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精神条件。

毛澤东同志經常告訴我們，观察問題要抓住它的本質，不要为表面現象所迷惑。三十多年来，在我国国内阶级斗争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毛澤东同志总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对于斗争的形势作出深刻的判断，向人們指出一切反动派必将灭亡，革命事业必将胜利。他用“紙老虎”來說明貌似强大实际虚弱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他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句成語來說明革命事业中一天一天地成长着的新生力量，并且在这种估量之下来布置自己的战略計劃。毛澤东同志的关于革命力量不可战胜、暂时强大的反动力量必定失败的思想，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教育和鼓舞了中国人民，引导我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毛澤东同志的这个英明論断，早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証明，它还要为中国和全世界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繼續証明。

最近，“世界知識”杂志編輯部，把毛澤东同志历来闡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文章、講演和談話，輯录在一起发表。这是一件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对于人

民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斗争，很有益处。现在，我们把他们辑录的文章，补充了一些有关的重要材料，并且在体例和段落上作了一些调整，发表于此。全篇文章仍然分做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代表腐朽势力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没有前途，它们一时的猖獗，不过是表示垂死挣扎；第二部分论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外强中干，革命的人们有理由藐视它们，但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斗争中间又要重视它们；第三部分论述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东风已经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力量已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这些文章、講演和谈话，虽然多数是发表过的，没有发表过的只占少数，时间前后相距二十年之久，又是采取集纳的形式；但是看起来却使人感觉好象是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论文。其原因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一方，各国人民为另一方，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美帝国主义又特别张牙舞爪，以原子战争威胁世界和平，被压迫受威胁的人民的心思被这种紧张局势所吸引，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个矛盾，故尔使得读者对毛泽东同志关于论述解决这个矛盾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首先和主要的問題，纸老虎还是并非纸老虎的問題，自然感觉兴趣。

—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論”这部有历史意义的著作中，指出资本主义已經到了腐朽死亡的阶段，共产主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別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別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館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館、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館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毛澤东同志又在“新民主主义論”里指出，一切代表腐朽力量的反动派的猖狂，都是表示它們的垂死掙扎：

“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

而且表示了它們的最后掙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漸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毛澤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講話里指出，反动派越反动就越接近于灭亡：

“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們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願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則。”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澤东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中说：

“社会主义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規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車輪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話。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們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結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蔣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

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嗎？”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澤东同志在延安宪政促进会发表的題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說中，揭穿了蔣介石的所謂实行宪政的欺騙宣传，說明反动派所得的結果，“总是和他們的願望相反”：

“天下的頑固分子，他們虽然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后天也頑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頑固下去，到了后来，他們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頑固了許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頑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頑固了許多时候，我們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頑固分子，实际上是頑而不固，頑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認錯了，就变好了。总之頑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頑固派，他們总有一套計劃，其計劃是如何損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頑固派，所得的結果，总是和他們的願望相反。他們总是以損人开始，以害己告終。我們曾說张伯倫‘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現在已經应驗了。张伯倫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倫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倫自己

的脚上了。一直到現在，这块石头，还是繼續在打张伯倫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凱想打老百姓的脚，結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等，他們都想鎮压人民，但是結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損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結果都不妙。”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著名的政治报告“論联合政府”。在这个报告的“我們的具体綱領”部分，毛澤东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用召开“国民大会”来进行反人民的阴謀活动提出警告，預言实行这个反动方針是“他們准备把一条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是把自己推上絕路。毛澤东同志說：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据这种分裂方針所准备采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他們准备把一条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讓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繩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們的原意是想把所謂‘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則抵制联合政府，二則維持独裁統治，三則准备內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毛澤东同志在为新华社写的“評赫尔利政策的危險”的評論中，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了中

国的内战危机，并且警告美国这种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将给美国政府和人民带来“无穷祸害”：

“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当然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可以确定地说的，就是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以如此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的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一点，必须使美国人民认识清楚。”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说：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

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反动派一定要倒台，革命一定要胜利。毛澤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閉幕詞里，号召人民要建立起革命必胜的信心。他引用“愚公移山”这个中国古代的寓言，說明只要革命的人們有了信心，不畏惧反动派，有了决心，坚持奋斗到底，革命没有不胜利的：

“我們宣传大会的路綫，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鋒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爭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願和我們一起奋斗，去爭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說是你們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沒有穷尽的。这

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們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們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毛澤东同志在为新华社写的“評白皮書”的評論中，非常精辟地論述了反动力量和人民力量极端不同的两种发展邏輯；并且指出，先进的人們必須組織力量同反动派进行斗争，必須教育、团結和爭取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着的人們，使反动派完全孤立：

“帝国主义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这样的不同。
捣乱，失敗，再捣乱，再失敗，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邏輯，他們决不会违背这个邏輯的。这是一条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們說‘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决不能成佛，直

至他們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的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

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們所屬望的和經常企图爭取的所謂‘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問題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統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問題的緣故。

“先进的人們，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間阶层、中間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着的人們（这些人們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动摇性，教育他們，争取他們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讓帝国主义把他們拉过去，叫他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們，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

二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毛澤东同志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轉折点”里，分析了反动势力外強中干的实質，提醒革命的人們不要为表面的現象所迷惑。毛澤东同志写道：

“在人类历史上，凡屬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掙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們也往往在一个期間內被这种外強中干的現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質。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掙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掙扎。在这个历史的轉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綫內的人們也有許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質。”

反动派总是吹嘘自己的貌似強大的武力。在人民中間，也有一部分人对于反动派的軍事力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畏惧心理。这是“唯武器論”的觀點。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所写的著名論文“論持久战”里，对于这种观点作了深刻的批評：

“所謂‘唯武器論’，是戰爭問題中的機械論，是主觀地和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我們的意見與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接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發表了關於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點。下面是這個談話的全文：

“斯問：你覺得中國的問題在不久的將來有政治解決、和平解決的希望沒有？”

“毛答：這要看美國政府的態度。如果美國人民拖住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美國反動派的手的話，和平是有希望的。”

“問：如果美國除了它所已經給的以外不再幫助了，那末蔣介石還可以打多久？”

“答：一年以上。”

“問：蔣介石在經濟上可能支持那樣久嗎？”

“答：可以的。”

“問：如果美國說明此後不再給蔣介石以什麼幫助了呢？”